

## 读 鲍 存 疑

徐 国 荣

由于各种原因，鲍照作品自其死后散佚很多，南齐时虞炎奉文惠太子之命搜罗其作，在序言中已说“零落者多，今所存者，傥能半焉。”至于对其作品的全面诠释和研究，一直到晚清钱振伦氏出，方粗有补阙之作。直至今日，《鲍参军集注》还是注释鲍照作品的最精审之作。此书共分六卷，其中第一、二卷为文，钱振伦注，钱仲联补注集说。后四卷为诗，钱振伦注，黄节补注集说，钱仲联增补集说。本书一九五七年由原古典文学出版社出过断句本，一九五八年原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曾予再版，一九八〇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出修订版，用新式标点。此注本虽较善，然亦时有疑点。如《代蒿里行》、《代挽歌》皆魏晋挽歌常用格调，非必定为宋明帝泰始元年伤前废帝被弑之作。如此臆测等等，不一一条列。今通读全书，聊献疑几条，期能有补一二。

一、《为柳令让骠骑表》。钱仲联补注：“《宋书·孝武纪》云：孝建三年十月丁未，领军将军柳元景加骠骑将军、尚书令。此表为是时作。”

案：注文断句有误。《宋书》原文为：“丁未，领军将军柳元景加骠骑将军，尚书令建平王宏加中书监、卫将军。”尚书令为建平王宏，非柳元景也。

二、《谢上除启》：“但臣自丁常桓。”钱振伦注：“前有《转常侍上疏》，此桓字或是桓字，取出入周卫之义。”

案：钱注臆断。《通世子自解启》有“仆以常桓，无用于

世”之语，两“常桓”自是一义，表庸陋之义，非如钱注改文而适己意也。

三、《谢秣陵令表》，钱仲联引吴丕绩《鲍照年谱》云：

“案先生自孝武初至大明四年间，凡三迁其职，一为海虞，一为秣陵，一为永嘉，依《汉书·段令宗传》如淳注边吏三岁一更例之，先生自孝建元年除海虞，越三年当孝建三年，迁太学博士，兼中书舍人，出为秣陵令。又三年当大明三年，迁永嘉令，又三年当大明六年，除临海王前军行参。前后颇相符。此虽臆断，要亦相去不远也。”（八〇年版无复标引吴谱，辄下己意，亦无后一句。）

案：此注有疑。①如淳注仅适用于汉，中经魏晋，虽刘宋百官多依晋制，然亦时有改动。况乱世纷纭，制度多阙，不得以汉例臆断。再则，按此例，鲍照为临川王侍郎满六年，为始兴王侍郎为何要迁？②即使按照吴注之例，三岁一迁，自孝建元年除海虞，越三年当是大明元年，非孝建三年也。③明远若辞始兴王侍郎后，滞留江北，究为何任，不明。又有《侍宴覆舟山》诗，敕为柳元景作，正当孝建元年之时，则海虞令又何时而为，此又一疑也。

四、鲍照始仕临川王义庆，为侍郎之职，史载刘义庆在江州时多招集文士，袁淑、陆展、何长瑜和鲍照等皆见引。鲍集中有《解褐谢侍郎表》，钱仲联注引吴丕绩《鲍照年谱》云：“元嘉十六年，先生有《解褐谢侍郎表》，据虞炎先生集序，先生曾两为侍郎，一在临川王义庆幕，一在始兴王濬幕，今观《解褐谢侍郎表》云：‘臣孤门贱生，操无炯迹，鹑棲草泽，情不及官。不悟天明广瞩，腾滞援沉。’是始仕语也，当作于今岁。”（八〇年版不标引吴谱，但意同。）

案：谓此表作于元嘉十六年，大致如是。但若从文中语意判其为“始仕语”，则又恐未必。据《宋书》和《南史》鲍照本传载，照“始尝谒义庆未见知，欲贡诗言志，人止之曰：‘卿位尚

卑，不可轻忤大王。”鲍照固是出身于孤门细族，但言“位尚卑”，虽“卑”，总有“位”，所以在他出仕刘义庆之前，可能做过小官，只不过他出身寒微，一生事迹记载也很简略，仕临川王之前更无只字记载，故模糊难明。另外，据钱仲联《鲍照年表》，元嘉十六年出仕时年已二十六，而鲍照《拟行路难》末首有“丈夫四十强而仕，余当二十弱冠辰”之语，读者多谓为二十岁时之作，钱表亦若是。自二十至二十六岁之间，明远事迹不明，若联系“卿位尚卑”之语，则明远曾于其间做过小官，亦未可知。因史不载，只能推想。

五、鲍集中有《转常侍上疏》一文，案：常侍品级高于侍郎，《宋书·百官志》：“晋制，典书令在常侍下，侍郎上；江左则侍郎次常侍。”则常侍正为侍郎之顶头上司。鲍照两为侍郎之职，为临川王侍郎一直至义庆死时，未闻升迁。义庆死后，鲍照服丧三月期满，自请解职归乡，有《通世子自解启》和《重与世子启》之文为证。若此，则转常侍之职当在始兴王濬之时。考其集中有《侍郎报满辞阁疏》，钱表注作于元嘉二十八年。但此后至孝建初，鲍照事迹不明。或者，侍郎报满后，即转为常侍，否则，常侍之职在何时，难明。固存疑。

六、从鲍照诗文所载来看，他为官时与同僚不和，曾被罢官，《拟行路难》第六首有云：“弃置罢官去，还家自休息。朝出与亲辞，暮还在亲侧。弄儿床前戏，看妇机中织。自古圣贤皆贫贱，何况我辈孤且直。”中多愤激之语。在《瓜步山楬文》中，也曾借题发挥道：“故才之多少，不如势之多少远矣”，此正左思之“世胄躋高位，英俊沉下僚”之意。鲍集中又有《谢解禁止表》和《谢随恩被原疏》两文，是他因过被解职，后又被起用时的谢恩之作，后一文中更有为自己解释之语：“然古人有言：杨者，易生之木也。况臣一植之功不立，众拔之过屡至。”可见他曾屡遭谗言，并因此而遭罢官。然事情究竟发生于何时，

尚难确定。若联系其诗中“弄儿”等语句以及他年青出仕时不愿“碌碌无为”之性格，为临海王子项参军时，远在荆州，家口不随，则此事固当发生于青壮年时期。

七、《中兴歌》十首，钱振伦认为“此颂文帝。”吴丕绩《鲍照年谱》谓作于元嘉三十年，颂孝武帝。钱仲联认为“歌中无一语及孝武讨逆事，仍以颂文帝者为近。”

案：据《宋书·孝武帝纪》载，元嘉三十年，文帝被弑后，刘骏起兵入讨，一路顺利，四月壬申，“改新亭为中兴亭”，则中兴之名有来由。又据《南史·后妃传》载，“妇人吴郡韩兰英有文辞，宋孝武时献《中兴赋》，被赏入宫。”此赋今已不存，内容不明，但献于孝武时，当是颂孝武帝。“中兴”一词，固自作一普通语词，指重新兴盛。但考之刘宋实际情况，宋文帝时最为兴盛，前此宋武帝在位约略三年，文物制度仅粗备，少帝继之，在位仅两年，又以昏庸被废。所以，宋文帝元嘉之治可谓“兴”，而难言“中兴”。且鲍照于文帝时并未仕于中央朝廷，只游于蕃府而已。《南史》本传说他在文帝时为中书舍人，而《宋书》和虞炎《鲍照集序》却言为中书舍人在孝武帝时。观鲍集中又有《侍宴覆舟山》二首诗，题下注：“敕为柳元景作”，又有《为柳令让骠骑表》，明为孝武时作。虞炎和沈约都与鲍照较近，所说自较《南史》可信。观此，则《中兴歌》十首还是当以作于孝武时为是。

八、钱仲联《鲍照年表》记孝武帝孝建三年，鲍照四十三岁，颜延之卒。注引《南史》云：“延之尝问照，已与谢灵运优劣，照曰：‘谢五言初发芙蓉，自然可爱，君诗若铺锦列绣，亦雕绘满眼。’延之终身病之。”

案：《南史·颜延之传》载此论时并无后一句。“延之终身病之”之语出于钟嵘《诗品》颜延之条，原文为：“其源出于陆机。尚巧似。体裁绮密，情喻渊深。动无虚散，一句一字，皆致

意焉。又喜用古事，弥见拘束，虽乖秀逸，是经纶文雅才。雅才减若人，则蹈于困蹶矣。汤惠休曰：‘谢诗如芙蓉出水，颜如错采镂金’。颜终身病之。”《南史》为唐人所作，记载此事不知何据，从两者用语的相近来看，盖脱胎于《诗品》。汤惠休和鲍照约略同时，两人互有赠答之作，在诗歌的辞采绮艳上有共同之处，当时并称鲍休。这大概是《南史》将汤换作鲍的原因之一。但即使鲍照真有“铺锦列绣”之评颜，只是指明一种风格特征而已，并无贬意。因为当时用锦绣等语品评他人，实是赞美，鲍评中用一“亦”字，正露此意。既然如此，颜延之当然不必以之为病。而钱注加上“延之终身病之”一语，恐怕不是使用材料上的疏忽，而是以己意焊接休、鲍两评。

同时，即便鲍评真有贬意，《南史》记载此事的真实性也颇可疑。因为颜延之年长鲍照三十余岁，且在当时声望很高，江右称潘陆，江左称颜谢。延之死于孝建三年，年七十三，钱表列鲍照于此年迁太学博士，兼中书舍人，迁秣陵令。两人是否有过接触，还很难说。况且，以颜延之在当时的声望和偏激性格，自视甚高，未必愿意见评于鲍照这样的“孤门贱生”。而鲍照一向为人小心谨慎，诗中也有效颜倾向，对这位文学前辈恐也不会轻下贬论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南京大学中文系